

●词曲研究

论萧自熙先生的散曲创作

丁淑梅¹ 李东东²

(1.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2.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萧自熙先生是当代散曲创作大家。他的散曲嬉笑时评中富含幽默意趣、至情书写中包蕴赏爱之情,呈现了鲜活的个性风神与地域印记。其儒丐、诗魔、渔樵三位一体而自叙行游、素心立世的创作心路与审美取向,为当代散曲创作注入了写生的意趣和民间的力量。其存续与融变散曲精神意脉的努力在当代散曲创作的多元格局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值得我们悟读与省思。

关键词: 萧自熙; 散曲创作; 当代散曲

中图分类号: I207.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9684(2013)02-0023-05

On Xiao Zixi's Creation of Sanqu Poems

DING Shu-mei, LI Dong-dong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Non-orthodox Culture, Chengdu 610064, China;

2.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Mr. Xiao Zixi is a great master of contemporary Sanqu poems creation. His works visualize a fresh personality and geographical mark, are rich in humorous interest in his mockion evaluation of current events and contain the feelings of appreciation and love. His creation mentality and aesthetic orientation of trinity of the Confucianism beggar, the poems magic and the fishermen woodcutter inject interest and charm of the sketch and folk power into the contemporary Sanqu poems creation. His efforts to preserve, succeed, fuse and innovate Sanqu poems spirit meaning has symbolic significance in the multivariate situation of contemporary Sanqu poems creation, which is worth enlightened reading and introspection.

Key words: Xiao Zixi; creation of Sanqu poems; contemporary Sanqu poems

萧自熙(1931-2008),字剑岚,笔名磐石剑岚,别号风光富有翁、不漏天蜗居主人、负行窝先生、舔笔叟,四川资中人。萧先生1949年高中毕业,先后就读于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四川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留校,执教于四川大学图书情报学系,至1991年退休,为四川大学副教授,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萧自熙先生40年潜心创作散曲,出版有《蜗居散曲》《磐石剑岚小令》《负行窝散曲》《风光富有散曲选》《萧自熙散曲全集》等散曲集。通观《萧自

熙散曲全集》,其收录散曲以上世纪90年代休居期的创作量503首最丰,占其散曲创作总量的90%多。按宫调计,以双调213首、中吕83首、正宫80首、仙吕67首居多;按曲牌计,以折桂令64首、塞鸿秋36首、寄生草27首、拨不断25首、殿前欢24首为多,共计66个曲牌545首,此外,散佚未入集的作品尚在百数以上。萧自熙的散曲所涉题材,举凡世情俗趣、民俗事像、友朋邀赏、自叙行游,大都摭拾成趣、涉笔成章,不仅以个性化书写开拓了散曲创作的

收稿日期: 2012-11-10

作者简介: 丁淑梅(1965-),女,陕西西安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戏剧史研究;李东东(1990-),安徽亳州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当代语境,而且真切地透发着萧老冷俏幽默、闲逸澹荡、素心立世的情怀。

一、嬉笑时评与幽默意趣

大体说来,萧自熙先生的散曲创作不多涉咏史曲笔,却属意于大书特书当代世情,这构成了萧曲独有的世情书写维度和鲜活的当代语境。其世情之作,于世俗恶浊、人性贪欲、权势污滥用力尤勤。萧先生以物外之闲身,观朝野之乱象、尘世之营营,而往往能点化人性缺憾出其不意,剖解社会痼疾冷峻犀利,而又浸透着萧曲赏爱生活、洒落至性至情的幽默意趣。

如【正宫·塞鸿秋】《录像再录》(三):“红眼儿羨煞黄金锭,黑心儿策划偷车径,马脚儿久患流脓病,假话儿怎掩西洋镜?浑身布满金,难换三天命,伏刑儿饮弹儿今日铛铛罄。”^{[1]39}全篇以色彩对比入题,所谓红眼黑心,直指贪得无厌的恶习,所谓马脚假话,直揭伪诈祸身的机关。瞒心昧己,全不顾荣华一旦枯、灾殃一霎殒的下场头。最后以声响聒噪收笔,触目惊心,敲醒人心。又如【正宫·塞鸿秋】《我与他》:“我曲儿诗儿唇儿舌儿卖一生清清的唱,遇人儿面儿兽儿心儿上一次弯弯拐拐的当,他手儿指儿珠儿盘儿算一笔狡狡猾猾的账,弄眉儿眼儿身儿腰儿现一副欺欺诈诈的像。我堂堂正正生,他切切悲悲丧,有枪儿弹儿声儿韵儿送一回轰轰烈烈的葬。”^{[1]41}一生清白的“我”屡屡上当受骗却堂堂正正活着,与人面兽心的“他”费尽心机、狡诈钻营而饮弹暴亡的结局,形成了鲜明对比和讽刺。此曲对读对解之妙趣,全在以儿化音与叠字词之转捩,玩味财气物欲之嘴脸扭曲——馋涎一世、下场难看,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又如【双调·水仙子】《书所见以警世》(二):“甚分明八成假意两成真,你却道一日夫妻百日恩,到头来七分仇怨三分恨,几多回半鬼半人,四十秋万苦千辛,纵熬得单清独净,憔悴煞五脏六神,剩孤坟九夏三春。”^{[1]373}此曲与有些重形式雕琢而缺乏生活内涵、以文字为戏娱的巧体散曲最大的不同,即借五六、七三、八二、一百、万千等数目对酿成揭发力,串起恩怨夫妻一辈子的虚情假意、仇熬恨煎,嘲谑造化之弄人,恶姻缘之误人害人;从而警醒世路夫妻莫要消耗形神、磋磨一生,忘了执手偕老、守分重情。

与讽刺世俗浊念之曲大多抱着玩味与调侃态度不同,萧曲世情之作中那些揭露官场龌龊的散曲,则往往一针见血、冷峻犀利。如【双调·得胜乐】《下梢》:“争霸主,蛛丝上,恰便是人间战场,蜘蛛儿腹穿孔浆流魂丧,黄蜂儿尾丢刺气断身亡。”^{[1]495}此曲

纯用曲笔,只第一句点明“争霸战场”之实,其后则用蜘蛛营网、黄蜂螫刺作譬,活画出官场蝇营狗苟之徒追名逐利、勾心斗角而不知危险在即、魂飞魄丧的景况。而“骄奢淫逸王孙状,吃喝玩乐翻新样;婚丧嫁娶超时尚,妻儿老小人人胖。三朝费万金,道是穷酸像。全都记的公家帐”(【正宫·塞鸿秋】《电视透视(三)》)^{[1]40}则以日常饮食起居之“行状”,刻绘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社会蛀虫,直击大把用公款消费、肆意揩国库油的罪恶手段。又如“功名利禄谁捞够?别怪当休总不休,世间自有抱官囚,权在手,出汗也流油”(【中吕·喜春来】《悟事(五)》)^{[1]220}用“抱官囚”形容贪恋官位俸禄的人,只见握权之手心微利,欲罢不能而以身试法,沦为阶下囚的可耻行径。

“这权,那权,畅好装门面。天花乱坠尽圈圈,许的空头愿。溜似泥鳅,滑如黄鳝,筐筐顺手编。以权换钱,魔术真能骗。”(【中吕·朝天子】《高超魔术》)^{[1]239}则用富有时代气息的魔术表演,勾勒官场上以权谋私、招摇撞骗、玩弄权术、欺世盗名的权臣贼子。又如【中吕·山坡羊】《观木偶戏》:“车儿豪气,庐儿官气,排场举止多神气。任你步丹墀,我自泛清溪,只缘识透其中戏。君不见傀儡棚中操棍的,东耍弄你;西耍弄你!”^{[1]247}用木偶戏作引子,前台排场豪阔、趾高气扬,后场却如牵丝傀儡、丧心病狂,使利欲熏心之官场中人穷形尽相、画皮落尽。更有【双调·秋风第一枝】《官况》云:“你当官未雨绸缪,济困扶贫,几度春秋,他却是眼盛贪婪,腰缠铜臭,衣带流油。贪污辈朝官暮囚,保清廉月笑风讴,官是船舟,民是江流。水可浮舟,水可沉舟。”^{[1]439}以铮铮利语,禁诫官场贪赃枉法之辈莫兴风作浪,浊者自浊遗臭,清者自清流芳;民间正义在,岂容宵小狂。

二、至情赏爱与风物趣想

面对浊乱世相、污淖官场,萧曲总是以世外之法眼点化剖解、发人深省;但萧曲并未忘情于人间,不仅对诗朋曲侣意气相交、对老母幼女赏爱有加,对底层生活中的真醇人情体恤备至,且因蜀风蜀韵的熏陶,对其所生活的这片土地及其风物民俗充满了热爱和沉醉之情。

萧曲中有不少与友朋诗酒唱和之作,如【黄钟·红锦袍】《我与增桓兄》:“望峨山岩畔月,想岷江源上雪,效渔樵把话说,数俊杰建功业。他吐三百珠玑^①,我歌几支元曲,朝着汗青中踏去也。”以此曲为代表的萧曲唱和之作,或祈祥祝寿,或结伴尝鲜,或烹茶论道、或携手同游,或赠别留题,或奇文相赏。看得出,与之游者可谓林下之同道多,宦路之“癡君

子”无。这就使其唱和之作滤去了传统文人酬赠唱和散曲中因物质窘困与怀才不遇而蒙上的黯淡悲戚的穷士悲怀,大多表现出与意气相投的知音君子相互砥砺、澹泊守志而又意气盎然、生趣勃发的朗朗情思。传统散曲较少涉及的亲情题材,在萧老笔下写来更是有声有色、润物无声。如【中吕·朱履曲】《忆母(二)》:“算得上咱家脸面,未读书礼义连篇。不求仙苦渡自撑船。饿则饿精神硬肘,贫则贫志气新鲜,俺家娘独立腰未软。”^{[1]197}萧曲的数首忆母之作,对母亲在凄风苦雨、儿孤妇寡的苦难生活中打点衣食、补缀生活的勇气非常感佩;也不忘对母亲期待幸福生活的一片冰心和梦里春光记上一笔;更对母亲几十年如一日自食其力、辛勤操劳、树起门风、撑起家业的生存意志和独立担当精神给予了极高的称誉。“精神硬肘、志气新鲜”,这种朴素的情怀,正是底层人的无字天书和生存道义。又如【仙吕·那吒令】《创“增句、并句竹节韵”体^②,盼小女除非归》:“忆往昔除非扫非,似见鬼当归未归。似入睡魂随梦随,似饮醉巾挥涕挥,似演戏他悲我悲。待佳期重相会,妇女俩色舞眉飞。”^{[1]102}观此曲小注,知元人散曲中【那吒令】与【鹊踏枝】、【寄生草】组成带过曲,不独用,而此曲不仅独用,且并句增句增韵,形成“昔、非、费,鬼、归,睡、随、随,醉、挥、挥,戏、悲、悲。期、会,飞”的句内竹节韵对,在往复回还的句式跌宕中,既暗隐着政治运动摧残人性的无道,更包蕴着父女思忆化不开的浓浓亲情。

不仅如此,因为沉潜底层,萧曲对于底层生活的挣扎苦况,以及未被苦难磨蚀的人性光彩,也推己及人、感同身受地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如【双调·蟾宫曲】《连续悲喜剧》六首^{[1]446},分别记述了两个家庭在天灾人祸接踵打击下几乎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惨情状,而萧曲能像电视连续剧一样,独摄“鰥夫育子”、“孤子怜父”、“翁媪怜媳”、“寡妇却爱”、“翁媪解忧”、“良方解难”等真人真事的特写镜头和集锦片段入曲,一番番代父征婚、代媳提亲、寡妇拒爱、翁媪悬梁的磋磨,抖落出人间冷暖、底层人的悲凉与温情;两家和合团圆的结局也宣示出底层恤老怜贫、扶孤救弱的道义逻辑。

萧曲中还有一些民俗事像、风物民情的书写,带有蜀地特有的风韵与川味,是当代散曲不可多得的佳品。如“羞愧煞辣椒中肉虫无数”的巴蜀奇趣《吃辣椒》,一口气数落出龙抄手、钟水饺、麻婆豆腐、胖哥卤鸭、蛋烘糕、赖汤圆、麻辣烫的《成都小吃》,“喜蜀中四处茶园,有茶盖茶壶,茶碗茶船,茶客声喧,高朋茶友,争付茶钱,江心水煎茶状元,雾中茶蒙顶神

仙。闲快活听茶唱茶言,悟查趣茶禅,读《茶传》《茶经》,慕茶圣茶贤”的【双调·折桂令】《茶》^{[1]230 37 #420},无不充溢着扑面而来的红尘闹热景象,蜀地生活气息,表达出萧老对生活的一片赏爱至情与知乐天性。还如“望江楼,望江流,目断西山岭上头,杜甫雪诗今未化,涛魂隐约竹林幽”的《望江楼》;“爱把山泉听,云中高卧画中行,攀树游山兴,伴竹欢欣,倚梅吟咏”的《大熊猫》;端午龙舟、投鸭江心、群舟竞煞、腾空扑夺的《龙舟抢鸭》,像一幅幅写生画,展开了清新活脱、风调独奏、惹人惊羨的蜀地风物长卷;而“青城幽静,峨眉秀装,九寨奇观,三峡水狂”的《巴蜀行》,“古巴蜀,世情殊。怎剑门风、峨眉雪、嘉陵雾,把泸州酒、蒙山茶、雅水鱼,变东坡词、升庵曲、相如赋。怪不得这搭儿俊才无数”的《咏巴蜀》^{[1]74 236 #56, 168, 351},更是对山对水的自豪吟哦,天降才人的世外奇想。

萧曲之一幅幅世情图、写生画,在表现世相人情之时,藐视黑暗,揭瘡痍疾、刺中有戒,而又充满希望和眷恋、轻哀重喜、去愁谐欢,染著着鲜明的地域印记,蕴藏着川地特有的幽默奇峭。其俯瞰世事的姿态,寄托着打量世情的达观自省,有劝世讽世之真诚,而无愤世骂世之激怒,是因了萧老自在的乾坤清气。其悲悯众生的情怀,历练出言语之下的谑而不虐,有道义之衡量,而无精神之重累,是因了萧老坚信的人间正道。其沉醉川人的风神,则游目骋心、生趣毕发,如“原野高腔,江湖渔唱,恰似那酥脆花生味道长”。究其实,萧曲剖解世情、陶写苦难,冷俏自矜、幽默诙谐的当代语境的生成,来自其精神气度的超迈奇峭和关切世情民生的艺术选择。

三、自叙行游与儒丐诗魔

如果说,剖析官场、驻笔市井、勾画山水,描绘民俗,是萧曲对于多姿多彩的外部世界的审美与探索,那么,作为萧曲重要组成部分的自叙行游之作,则更多地展露了作者内心世界的“风光富有”,勾勒出自我选择与持守的心路历程——儒丐而隐于蜗庐、诗魔而隐于诗书、渔樵而归于达隐。

如【双调·凯歌回】《儒丐》:“俺也曾菜圃乞黄瓜,俺也曾酒肆唱流霞,俺也想蜗室圆佳梦,俺也想蟾宫折桂花。夸咱,有诗词歌赋琴棋画;羞咱,无柴米油盐酱醋茶。”^{[1]369}当众生都被“冠巾鞋袜衣裤裤,油盐酱米茶柴醋”的衣食住行“二十八物”(【正宫·塞鸿秋】《人生:二十八物》)^{[1]24}缠住,变成或浑浑噩噩、或蝇营狗苟的“风魔妇”时,作者却自豪地谑称儒丐:虽乞食而居,贫寒清苦,却能甘贫如饴、曲唱果腹,以蜗居之梦夺文人魁首。有诗词歌赋琴棋

画陪伴的曲壮元,其精神领地多么富有!又如【双调·折桂令】《儒丐(三)》:“蜗庐儿地处山庄,羞涩钱囊,乐煞诗囊。扬柳枝词,莲花落稿,本色当行。看今世舔笔叟儒中丐帮,料前生唱曲人丐里萧郎。无限风光,牵我衣裳;有味诗词,焕我容光。”^{[1]465}蜗居山庄,钱囊羞涩,作者甚至突发奇想:不仅走笔诗词曲赋,而且高歌杨柳枝词,说唱莲花落稿,真乃蜗庐虽小,诗囊独有,雅兴不减、俗趣倍增,舐笔情深、风光连城。

萧老的散曲创作,在呈现斑驳世相时,却映照出单纯的性情底版——有遁世之安恬,而无弃世之虚无,有乐世之闲逸,而无溺世之颓惰。所谓无名与高名,贫与富、糊涂与聪明、喜与愁自是无须掂量之时,现实生存的穷迫窘境亦无须突破而自解。如【中吕·普天乐】《贫与富》:“纵寒酸,精神富。莫问我聪明何用,我只知用作糊涂。咱自有词曲欢,诗文趣,笔砚琴书蜗庐住。断难为这等安居,钱眼里修巢蚂蚁,耳环内蜘蛛织网,钞票中嚼纸衣鱼。”以诗文为趣、有谈笑鸿儒,以词曲立身、无往来白丁,参破了这是非禅,“清风明月,不费张罗。浊酒斟,篱边坐,大饼葱油叠成垛。你嘻嘻我也呵呵!莲花落唱我,逍遥词说你,散诞曲归他。”(【中吕·普天乐】《乐闲》)^{[1]204}吟风弄月谁运筹?赴林泉当会首,舔笔叟风光何其富有!

萧老自标儒丐精神财富之所从来——前生唱曲丐郎转世,成就了今生沉溺诗书而又能超逸诗书的诗魔生涯。如【中吕·山坡羊】《书》:“题桥头柱,歌长门赋,书生漫步青云路。慕鸿儒,五车书,自由运转撑船肚。有味诗书甜共苦,浮,引导汝;沉,打救汝。”^{[1]253}此曲刻画了一位慕鸿儒而神游书海的书生形象:以题柱长桥、歌赋长门、怀才求遇的蜀中文人司马相如为戒,有漫步青云之想而不汲汲于功名,有运转乾坤之念而不违拗了性情。此曲真乃可做萧老鲜活的人生自画像来品读:无所依傍而执守诗书,入出五车而了知千古,横舸中流而看淡沉浮,达成精神的超越和灵魂的自救。这种诗书牵绊的生活,在另一首【双调·折桂令】《诗》中,被作者用嵌字体皴染到了极致:“诗来诗往飞梭,不尽诗情,诗友诗哥。诗可回春,诗能冶性,诗解投戈。诗飘处清江净河,待诗归竹野松坡。诗惹莺歌,诗抖渔蓑;诗染云霞,诗伴诗魔。”^{[1]453}当作者与一群诗友徜徉诗海,真正领受了化沐干戈、陶冶性情的诗国熏风,不仅江河为之清静,岁月为之回春,莺歌燕舞、云蒸霞蔚,天地氤氲为之动容,而且“那老子谈经论史清贫共,那老子唱曲吟诗笑米虫,那老子乘霞驱雾舞春风”(【中吕

·卖花声】《自熙自录像》)^{[1]259}的诗魔,更是天人合一,意气洋洋、归心林下、襟怀婆娑。

四、素心立世与以曲赏生

萧曲中所表达的文人理想,看上去似乎是追步传统士人渔樵人生的一种回归;但萧曲透发的精神意趣,却在回归传统的同时,又指向了当下、民间和未来。如【中吕·朝天子】《不漏天蜗居主人负行窝先生知非年自叙》:“笔畅,意长,蜗室儿添新光,不漏天却会漏春光,更把新诗唱。醒后行窝,眠时鹤帐,庐中日月长。嗤左角触氏王,笑右脚蛮氏王,我也不是陶元亮。”^{[1]27}作者在知非年^③环顾一生,乐在蜗庐行吟、鹤帐独眠。其追慕的传统文人原本不出陶渊明一类的古代隐士,但从曲尾的斩钉截铁语不难看出,萧曲从精神气质上又走出了桃源幻境,弃绝了具有自我优越感的士人身份,因为看透了蛮触蚁食之可鄙可怜,而坚定地移了沉潜底层、驻足红尘的民间“无名氏”立场。

“品乐府酸甜斋舌头上火,王西厢哭宴时血泪滂沱。拜访罢郑德辉,往白朴家中坐,马致远那《秋思》四处皆歌。关汉卿废寝忘餐说窦娥,张养浩他每日殷勤教我。”(【双调·沉醉东风】《梦元曲八仙》)^{[1]304}萧曲从元曲八仙那里汲取了丰富的精神养料,在奏响元曲隐逸精神的复调时,在审美取向和人格底色上却更接近江湖名流贯酸斋和市井浪子关汉卿的结合体。如萧曲之【双调·殿前欢】《不漏天蜗居主人负行窝先生耳顺年自叙》:“负行窝,星明月友舞婆娑。我愚他圣舒心坐,尽日呵呵。哼三声不焦不愁掉齿歌,免一世不死不活伤身祸,讲几节不外不今提神课。蜗牛是我,我爱牛窝。”还有【正宫·塞鸿秋】《知足乐》:“衣儿裳儿鞋帽儿随我身心用,酒儿茶儿饭菜儿听从指挥动;床儿席儿枕被儿最爱圆诗梦,马儿车儿日月儿总是穿梭送。春夏与秋冬,我自狂吟诵。学甚么忧儿愁儿苦闷儿咱还没有空。”^{[1]383,35}负行窝堪比紫云洞、懒云窝^④,圣愚不分,知足至乐,落齿歌顺从天命,没空忧愁,有处行乐,“醉袍袖舞”^⑤,天空地阔,一如“老瓦盆边笑呵呵”^⑥,此二曲之精神格调,即掺入酸斋乐府与汉卿小令,亦难辨他我。当萧曲回溯传统士人的自我探寻之旅时,渔樵人生自然成为一种精神漫游与思考的归宿:“纵会寒暄戏,难学笑里刀,阮小七归家弃锦袍。篙,一行白鹭高,渔家笑,卖鱼三洞桥”(【南吕·金字经】《打鱼人》);“早听得棋声漾,这沧海怎位众桑?久观它车马兵擒相,则不如你我摸麻将,倒叫人眼笑心舒畅。唱今唱古唱明朝,斧柄儿烂不烂新樵都唱。”(【仙吕·寄生草】《新樵唱》)^{[1]109}这两

篇作品让我们领略了渔樵人生的趣味:为避开人世的尔虞我诈、兵擒马战,依渔卖鱼、依山唱樵、自食其力、优游物外的渔樵人生,似是引人羡慕的美景。何况,渔家呵呵、眼笑眉舒,棋声漾漾、唱今说古,也仿佛映现了天人合一的佳境。但这却不是萧老最终希求抵达的至乐境界,他还在不断地反躬自问“玉兔金乌,来往守山居;绿草清渠,日夜绕茅庐。芭蕉儿写就书,山枫儿抹就图。煞似儒,怎走进白云路?渔?却不近沧波渡”(【双调·碧玉箫】《天人合一(第二)》)^{[1]237}既不是“煞似儒”的书生,也不似“近沧波”的渔父,正如【正宫·黑漆弩】步白贲原韵的自我写真一样,萧曲虽继承了鸚鵡洲边“渔父”散淡逍遥的个性和文人向往桃源的清趣,但癫狂老九之贫父、友竹而居之痴父、吟诗卖唱之盲父、鲲鹏无双之独父、引渡四时之园父的自述,却蘸染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间高人杰士自立天地、激谏冥顽、砥砺义气、济度民生的诙谐气象。

“酷爱诗,懒爱愁,偏爱走”的《自熙写真》^{[1]263},以隐于野、隐于诗、隐于蜗庐、隐于曲乡的无往而不在的达隐心态铸就了“以曲赏生”的曲家人生^⑦。濯足击壤,素心立世,外无求而内无待,帝力与我何有

哉?正所谓世间无乐土,底层有真气,萧曲在开悟一己、纵浪大千之际,拘儒的面子放倒,达隐的骨子弥真^{[2]124},素心离世,以曲赏生,既承接了传统士人的精神意脉,更传递了潜在的民间文化能量。

正如【正宫·醉太平】《自熙为己准备之辞世歌》所言“我朝朝快活,任日月飞梭。有琴弦箫管伴咱歌,顾不得喉儿沙调儿左。酿诗情访松梅桂竹舒心过,交友朋共鸚鵡鹭鸟无灾祸,把风光换诗词曲赋笑呵呵,了此愿萧郎去罗!”^{[1]69}萧郎与松梅竹、鸚鵡鹭、诗词曲素心相与,无憾此生;萧老以曲唱为人生至乐,以曲坛为不死仙乡,赢得曲坛一片齐觞共悼之声;萧先生以幽默精神观照散曲创作,讥谑世事不乏理性,揣摩人心而蔼然相与,则铸就了一部活的曲史。品赏这部活的曲史,可见出萧先生集儒丐、诗魔、渔樵三位一体而自叙行游、素心立世的创作心路与审美取向,更可以领略萧曲鲜活的个性风神与地域印记为当代散曲创作注入的写生的意趣和民间的力量。萧自熙先生的散曲创作存续与融变散曲精神意脉的努力,在当代散曲创作的多元格局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值得我们悟读与省思。

注释:

- ① 珠玑:珠之圆者为珠,不圆者为玑;珠玑连用,喻文章之美,此指诗文之美。
- ② 竹节韵体为萧先生之一大发现,散曲中之独有,即运化如竹之两节的句中句末套韵的体式。
- ③ 知非:五十岁的代称,意味省悟前过。
- ④ 元散曲作家贯云石曾隐逸于紫云洞、元散曲作家阿里西瑛号懒云窝,乔吉有【双调·殿前欢】《里西瑛号懒云窝自叙有作奉和》,透露了元散曲江湖风流曲家共同的“闲”与“懒”的精神意脉。
- ⑤ 贯云石【双调·清江引】有“醉袍袖舞嫌天地窄”之句。
- ⑥ 关汉卿【南吕·四块玉】《闲适》有“老瓦盆边笑呵呵”之句。
- ⑦ 此文写作中,得赵义山先生【双调·凌波仙】《吊萧自熙先生并序》之启发,其序可作萧先生小传品读,特录于此,一抒纪念,二致谢忱。(【双调·凌波仙】《吊萧自熙先生并序》:自熙先生,余忘年友也。先生字剑岚,笔名磐石剑岚。别号风光富有翁,不漏天蜗居主人、负行窝先生、舔笔叟,其室名不漏天蜗居。余识先生,先见其文,后见其人与曲。其文,似无特别可称,其人其曲,则有令人心悸而魄动者。其人,龔曲一陋室,风雨时有不蔽,不以为苦;薄微仅供三餐,家无余财,不以为贫;怀才不遇,为俗世遗忘,不以为意;先生独乐者,曲而已也。先生似达,似狷,似隐,乐天知命,徜徉逍遥于锦江河畔一孤独老者也。其曲,自书者饶性情,写时者寓感愤,赠答者见衷肠,忧思嗟叹,苦乐悲凄,又分明一性情中人也。昌黎曾云“不平则鸣。”先生以曲鸣,当有不平者耶?何以其人又温雅平和如此耶?抑或不平之气,既发之于曲,而心境遂归于坦荡平静者欤?倘如是,则先生当以心性为曲,以躯命为曲者也!先生病一目,因戏称独眼儿;病一耳,又戏称独耳朵;病一腿,又戏称独脚儿;每饭,一人食,又戏称独食客;常年一人,别无伴侣,又戏称独居叟;因谑称“五独俱全”。先生嗜酒,每餐必饮,然饮无多,亦不至醉。余偶往拜,则对饮一二杯。相与言,则无一而非曲也。如先生者,谓之曲痴可也。数年间,余获先生所赠,积四十余首,因牵于俗务,心不得闲,回赠者十无一二。今闻噩耗,愧悔甚矣!展玩旧赐,见墨痕历历,笔势苍然,点画之动,仿佛其举手投足。然则,先生之神情语态,即永在案头矣,余又何悲!因作【凌波仙】吊之。衰残贫病五俱全,陋室蜗居百意宽,玲珑曲作千夫羨,负行窝不漏天,舔笔叟磐石剑岚。巴国鹃声细,蜀江月影圆,映曲魂万水千山。)

参考文献:

- [1] 萧自熙散曲全集[M]. 天地出版社, 2003.
- [2] 刘熙载. 艺概·词曲概[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